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雜文

贊一

高宗夢得說或曰聖人之權也

無爲子元素

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代天
取於早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憲人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
得賢相刻像而求之寔權也已矣且唯聖能神矣夢之有哉無
爲子曰茲所謂不知聖人之所以存焉耳大哉聖人之心也出
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恭默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間燕鳥而
渴賢之思不忘矣寤寐焉而渴賢之思不忘矣大哉聖人之渴
賢之心如是其勤也如是其專也則夢帝賛于良弼發於至誠
之感也亦宜矣烏在其爲權哉余以帝王之心於急賢莫如高
宗高宗之心於急賢莫於夢得說故爲之讚云

商之夢說發於至誠委之代言格平治平吁嗟乎武丁漢之孝

文蓋徇爾情偶而夢通果懷玉成叶嗟乎武丁魯曾之叔孫曷知聖明夢而得生左丘殯厥生平差乎武丁

臧文仲贊

編脩劉公貢父

魯先大夫惟臧孫及汲而不朽其言也存衆人譽之聖人誅之其誅何如乃不一辜織蒲之微尚不足說元龜大蔡山渠蒸悅勦所無用寶此虛器僭上爲尤恬不知避六開之廢戕民暮古淫祀爰居莫如咎姑所謂大臣義而不從述祀誣神乃躋僖公展禽之賢其仁其優不知則已人不汝尤知而弗言汝爲蔽賢之烈竊位素食爲國幾時曷民生之微一穀不孰告耀于承矢龜子棠鄧鼎在廟納忠時君迨沒不肖犯四斬閔據邑求後要君大怒蓋有從受言不可信我觀其行非聖人詎之孰究其病鳴呼去聖逾遠人之誣人不智不仁而耀已以之世莫得知則當責其節何以證之維臧孫辰

五賢贊并序

韓魏公

余既新夫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
序又圖孟荀楊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
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
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載誌焉而不敢
讓既而歎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敘速一時
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爲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
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途巷之人亦能稱
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怒焉

孟子

韓魏公

昔周之衰仲尼口矣戰國相國惟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
聖道之寒實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耽仁義吾齒
芟蕩翦羽墮郭如砥驅皮裘覽一趟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
存而醇者孟氏而已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水
鴻呼賢哉道孰剝離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于世六國好權遂甘其說或嵬而師或墮而位五臣道昏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攘眾儒述數方言以見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篇論亦大至始考其辨若不醇粹及與其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軒雜之間在我無愧

楊子

書燬秦火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太邈微言良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竇平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絳引爲謗傷經者伊何乃造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惑豈此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些言力世之長故嗣孔子孟曰苟曰楊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擾籥及宵人命捐絕時亦有文甚平剽翦
人不矢非鴻塗一轍大道之蒙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
遭世未央教其可憫乃舉大法備于中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
斯昔師荀實相秦薛叛師之言儒坑書斂胡爲房魏佐唐撫集
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誠可罪在我奚銖荀之非盡恣其毀媒
終孟之道與孔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竊焉可決
皮子之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滌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無所宗
不渝沈謝則入徐便其徒是繫用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
挺然一變而至于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
朱翟塞塗繫孟之禦去聖匪深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亂我中士
驅彼世人大陷邪蠱作蠹于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
以身扞之帝亦云忤流難炎荒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爲夷虜

惟荀與楊功實未任肩焉其誰不曰吾祖

二賢贊并序

直諭孫公

鮑叔牙舉管仲而齊相以之霸罕虎搢子產而鄭國以之治堪
早歲讀書則熟其事然泛之未嘗深嘉其亦誠以舉賢援能天
下士大夫皆有是心也且私竊恆二子之獨振聲於千古者何
哉及見龐涓之賊孫臏李斯之陷韓非雖數士大夫之各抱器
能而徼利相譽有如是者然亦未謂鮑罕之爲絕軌也洎讀歷
代史冊見其間材均者相傾能埒者相矜名聲者相摧功等者
相厄至若平津矣蕭望之漢之名臣也方且害董仲舒而擅牛
耕韓延壽而穢穀褚遂良班元崇唐之良相也方且枉誣於劉
洎抑窮於幽求矧操履名節之不虛四子者其間迭相整蠱其
可勝道也哉則蘭軒之譖盈平絳灌之毀賈生諒又不足怪也
然後知鮑叔之病管仲有不食之戒罕虎之卒子產興吾已之
歎又有以也洎後世稱齊之霸者必歸功於仲父嘉鄭之治者

亦歸績於國僑殊不知管國二子才則才矣向使不遭鮑罕二
賢援而濟之方見君鈞之雄不勝子誅民謗之聲雖追于黜則
殞越之痛流播之嗟不獨悲於數字也其果能樹勳効而成治
績乎然則管國之才資鮑罕然後能成其才管國才績非鮑罕
無所能致其績故堪謂管國之才常有也而鮑罕之賢不常有
也是以其間或因躡而無成或寂寥而無聞若使鮑叔子反之
賢不絕于世則管仲子產之才接跡而出矣則鮑罕之賢宜其
孤聳於群流而遺聲於方祀故作二賢贊

鮑叔居齊罕生更鄭雖卑夫寵恩啓邦政惟仲僑之賢或譏而
囚或晦而損我知其人我念是君欲其治強推之授之弗壅弗
蔽以用其長惟桓霸圖心搖事違未洞其宜既復仲父乃胡乃
用厥功用裕淮夷之迫介于大國孰持範席既復國僑惟殷惟
肱自云而存隱爾飛梁扶構之傾巋然豈防遏流之橫齊伯鄭
興匪莫營用知其始也恤其末也恤其人是恤其民其終也濟

其勲匪齊其人是齊其君然後九合之績由我之績合四賓交
之仁貧我之仁其仁易倫後之君子或異於是物害非害已利斯
利功也相奪能也相忌國困陵夷身操禍機終愆千祀泯泯而
馳嗚呼二賢已而已而

延州來季子贊一首并序

東坡先生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小子也以讓國聞
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
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
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
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
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
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
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三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
知可乎閩處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

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敵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其蓋亦少寧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嘗以鬻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未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鐘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閼春秋，幾五之三。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子十哲贊

前谿先生

科斗鑿麟，戮道綿邈。興不穀哀，車履敬慕。木榮如在，徽容服義。戴天人振玉。

南華真人畫贊

濟北先生

乾鑿坤頤，四海鵠岳。其朕自明，太空之燭。其詞風雷，方有之作。

魚乎周乎不在濠上周乎蝶乎何有夢想惟周能蟲惟蟲能天
匪我則云然周則云然謂之聖人者非也

蘭相如贊并序

濟南先生

戰國之所謂君臣何足道哉交際不以道以勢進退不以義以
利聚而爲上下散而爲我尔頃刻間尔朝爲上卿暮爲逐客刑
於此相於彼恬以爲常吁可哀哉於是時終始一節忠貫金石
有若大夫者不其偉歟天下傾府庫捐重寶獻土地質子女以
餌秦秦貪晉獻奴隸列國唯唯奉承其爲臣妾趙之於秦僅
此支郡宜其吞聲飲憤以媚意愛聊緩誅咎國有君子義不自
襄以小抗大以弱拒強終爲敵鄰嗚呼當秦平盛治之世六合
爲家大夫之迹不可傷也以大夫之心推之事君可師哉過滻
池之舊墟想當年之高會雖非長卿之才亦有平生之慕因作

贊曰

鐵可折白可涅大夫之節身宜潔王門攻金可鑄大夫之忠直

而秦方虎趙方兔秦方允趙方俎復而恐狼而悚威蓋此雍
大夫之勇懦以剛反禍以福轉功渝百戰大夫之辯曹沫劫盟
計窮妄出侵疆雖復齊仲魯誅荆卿復讎嗟哉鄙夫昔耻未刪
燕已爲墟斬優備武夾谷相盟大夫慕此有卒令名舞陽橫盾
毛生奉槃聊効萬一猶有可觀竊食大倉孰非事君爾來遼遼
獨無斯人嗟余之往在于歲後雖慕景行有志未就行邁靡靡
輞車澑池大夫閔余有以相之

四皓避秦圖贊

前谿先生

秦火烈俱冥鵠商山眷言采薇草木失魚鳥嬉政方兵昏不知
漢特起憎儒衣溺其冠耻不歸愛易子良出奇相與云茲其時
繫身爾徒老爲俄在旄鳳墮種雲襟裾霜毛眉季讐嗟來何遲
吾慙公護吾兒宗社安公致之其隱天其遜肥出廸高萬世師

高民矣傳贊并序

張忠定公

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矣富民大本也矣爵勸功也推尊之

若此將復古王之功孰喜大朴未散民命在天國教既闢民命
在賢賈不可贊_二之非賢先王仁孝以靜之民不可擾_二之生
獎先王簡儉以御之粵自然作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
知弊所謂上閑其欲而下散其束四人桓桓去勞就安百金鑿
鑿廟爲散朴裏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白不得
息稚齒而趨駁焦勞力竭而凍飢繼之浮民斷我利非賢盜我
食何嘗少得佑徒俾日政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末途
宣喧而大本取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
洗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帝之儉尚
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
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
民富而後國昌不知國正而民後治呼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以
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由止奔流之舟雖方斯笱未若五尺之鏡
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若一正其本之仁也嗚呼未

途未塞本弊未正欲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雖霸道史或過矣余安其君有富民之志目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明遇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

五后之世事簡而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稱焉三代之季人亂倫自途競新蚩蚩餓殍無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易以要功於其間如武皇帝命富民矣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二 跖圖贊

東坡先生

惟天為健而不于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子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揚蓋三良目先生憐之振被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于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二 跖圖贊

箕山先生

唯二大夫言後故跡我觀禮經亦士之常方壯而仕迨老則謝

文一百八十七
六何道旁歎息江下孰知其心不自爲貞紛二宵人抑其可憐
芻黍是甘至難其歸廩耻道喪國家從之詭蹊末派為禹為光
大夫之去允也漢亡

斬馬劍贊并序

諫議田公

直言貽禍雖君子之自知殺身利君固忠臣之所樂是以奮剛
腸而不顧蹈列節以如歸並觀史氏之書景慕朱雲之節誠堅
若金石氣烈俟風雷其悅善也若行潦之趣江河其嫉惡也若
秋鶴之逐鳶雀憤張鵠之大佞請利刃而欲誅犯天顏觸逆鱗
言切直以无疑氣慷慨而不圖百寮爲之聳懼一人爲之赫怒
持之下殿將寘於法賴要忌黨其直也故成帝憲乎震威丹
墀之折檻弗修青史之芳名遂添千載之下英魂若生頑揚直臣
之名以贊尚方之劍曰

三尺秋色百鍊剛德玉匣深藏金玻爲飾直目教然
就帝請焉誅姦氣作抗節詞專庭辱貴重天威震動

吾雖上聞
含毫發揮

劍不克明

鋒鏘應飛

此靈何歸

載懷美事

河間獻王贊

司馬溫公

周室喪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累秦
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称礼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
謂之妖妄必雅城先聖之道譽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
君子心誦腹藏壁竊晶鉤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方无一二漢
初挾書之律尚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
王之道睽曁其不想者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
是時列國諸侯有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尚則夏英聚猾偕迎
安國唯獻王厲節治身受子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慕
殘補鉉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孔者周
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与春秋為表裏三者不出六藝
不明噫微獻王則安其遂贍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

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矣貴人不好者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華之書而崇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忘樂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鄒若連大義屬董誥用其德施其志必无神饗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餉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耳其仁豐義治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礼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孔北海贊序

東坡先生

文季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竟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
有也而曹操陰賊峻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史不兩立非公
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尤疎意廣訖无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死
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称人

蒙奇子氣各有高庳然皆以勝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
云子孫滿前而伊叟涕江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數僞凡見真性而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
謂才疏志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嘗以公知天下有已
爲喜矣若賄漢公使備備謀操無難也子讀公所作揭四公贊
歎曰方振害公復有曾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
孔北海贊曰

晉有弱奴盜財之靡欺孤如操又弱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
文舉在天雖云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葛忠武矣畫像贊 南軒先生

惟忠武矣識其大者仗義復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若將終身
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狀大綱既得万目乃隨
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噴矣退於萬山不呴
遺象有嚴瞻者起敬

管幼安畫像贊并引

顏瀆先生

子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
閱之將永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少而
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
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子惄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
於處已去亦盡東漢之襄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
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
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燒赤壁談笑而辨其才與張子
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忠誠張子布忠亮剛簡
事孫氏兄弟啖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免力爭公孫淵事君追
之義幾絕平京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仕三公然曹
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
物藏否聞太史公入蜀依左璋先主將竟成都文休踰城出降
雖卒終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

者終棄其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更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詎矣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藜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固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子欲使畫工以意髡髮畫之者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恩今公麟死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閨不求通白帽布藜舞雩而風四時蒸膏餽奠少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王通贊

明道先生

小人無是當此已乘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非弃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廢是暇不搖曳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唐魏鄭公贊并序

韓魏公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遼不出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割業。帝用其說，不四年，遂興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享，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烈，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柳公皆文武全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起生徒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爲寢近，若鄭公之德業，闊大超然，獨出得不爲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列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閭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孝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墮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爲之贊曰：

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諫勇賈育，力摩上聰，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 奕舜我后 皇蕩我躬 肇會真全 言行計從
引金自况 謂公良工 以公喻鑑 煥乎吉凶 君如是聖
召如是忠 宜不某月 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 誰其比隆
惟魏之學 邶賢是崇 圖祀者五 誠德之豐 公實生魏
群賢之雄 尊近遺遠 教斯未充 吾得公像 載敬佛宮
義一爲勸 禮增有容 學者來視 以嚴以恭 高山景行
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 大河注東 如公之名 沽然不窮
張曲江畫像贊并序 / 魏國先生

大觀四年冬吾南遷至曲江其故者爲吾言唐開元中平虜帥
張守珪遣偏將安祿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
之不從未幾守珪入朝安祿山引兵襲契丹大敗所亡失以萬
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兵犯順公之沒
蓋十六年矣明皇在蜀始悔不用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
舊史驗之良然善嘗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

郭無毫髮顧惜而誅一胡雞如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陸夷至於天寶之末人倫天理絕滅敗壞故張垍其脣也而先叛永王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明皇嘆嘆公沒朕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風餘烈時方遷斥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涕而贊之曰

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不疑北齊王攸言胡雞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有所敬則親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疎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固其宜也意先事而言則未信已至而悔則無及前世之敗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勝道哉可勝痛哉此吾所以見公之像流涕而嗟悼也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八

雜文

贊二

李白畫像贊并序

雷夏先生

予嘗讀謫仙傳其傳其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妙達其旨頌而諷以歎時也僻而奧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仙之容何太息矣恨不得生于天寶間與謫仙挈書秉毫私願畢矣有時沐朋濯髮齊心整衣屏妻孥清梳籠鑿鑪以祝拂榻而寐意者求吉夢而況仙姿也爰累逾月禱之弗徵噫凡目無分而覘之也仙容無靈而察之也人欲方切天從忽來丁丑中秋倅高平趙公即故相之子也既在厥職因而造焉公暇之間語及皇唐之士予以謫仙爲首稱大得其真出次相示予乃彈冠拭目拜首而窺之宿志素心於是併遂觀乎謫仙之形態秀姿清神韻春露

瑩灌金蓮調仙之格骨寒氣自冷冷碧江下浸秋石山晦半暝
醉魄初醒海底驅龍眠濤枕浪仙被任鞶霓裳任斜松頭皓鶴
宿月棲霞龍汎自攜烏紗不整異貌無疋華姿若生真所謂神
仙中人風塵外物者也亦既遂願能無遂平且夫畫尤國之形頌
而美德寫曼倩之質讚以紀功矧我調仙之文行哉謹為讚曰
仙之來兮我嘗竊曳素衣兮遊紫庭仙之去兮騎長鯨
拂雲袖兮歸滄溟雲濤雪波圍蓬瀛是誰仙筆留其形

國風缺壞無人補

空其鶴能高亭亭

李太白畫象贊

姑溪居士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駕者有固莫群晴夫方
里惟孤雲冥冥何地非安窪我欲從之嗟此身形容不到浪自
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王摩詰自寫真贊

浮休居士

靈而不欹涅而不燭芳實若話不迎不隨淨名後身德形支離

水際石上枯松一枝援筆自寫神留幹移四百年外適與我期
終日偶坐亦莫知耳與其爲同時嗟予何知徒能買公之畫久
之辭意曠然其畫真辭豈予之師

裴晉公畫像贊并序

文潞公

尚書郎武功蘇才翁得裴晉公畫像於大資政富公謂與家藏
唐正顏因以相示予嘗讀裴公自題寫真贊有靈臺真狀之
句意公負其所蘊謙不自信俟他人發明之而當時多嫉公勳
德或云于蔡者趙公何尚焉又逢吉黨誤爲謠言以傾人獨賴
正人訟其誣枉僅免於禍雖宗閔素出其門猶憾不引爲相辦
公于梁則於其時孰肯楊公之瑜後世史官於公無嫌追書公
美近乎實錄噫豈群邪覩正見抑於當時耶將貴遠賤近人之
常情耶予仰公之風觀公之像因原人之意輒續公贊
繪事雖巧 傳神寫照 公之靈臺 勢觀其妙 靈臺崇崇
含和處中 經始勿亟 積善累功 賢人之業 文義資忠

人不至譽 吾不爲沮 人不至毀 吾不爲喜 寂寥之意
如是而已

吳道子畫五星

老泉先生

此稱善畫曹興張縣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吳
獨稱一時號張興曹歷歲數百其有幾何或墮于碑以復不著
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
求之古人其有帝王盛服佩劍其容招昭燄惑淮南左弓右刀
赫列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騎崔嵬土星瘦而長腰
四方遠遊去如飛飄忽萬里遠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
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夜星北方不麗不妖
執筆與絃疑然不翼粧非今人骨傳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
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
吾苟不信是亦不遭

韓文公見太歲畫像贊 西山先生

此傳昌黎韓文公像或云即韓熙載有誤於同姓同謚者余當
問故吏官劉方明方明家潮陽當知其真妄間以唐人畫公見
太蘓善本寄余泰定山房與孔戣私記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吾
家必命枕簟公腰腹空大慢膚多汗等語益矣一呼像果非
是公之喜太蘓而喜無本澄觀文暢高閑穎淡靈惠輩无異佛
之伎足公詆其師之力詐作公與太蘓往來文字甘狠近不實
孟簡自學于太蘓又因以挽公故公報書云云蓋公在潮陽時
已有妄言公與太蘓事者矣雖然公之論太蘓曰頗聰明識道
理又白能外其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又曰胸中無所
滯烏乎斯亦奇矣余因方明所授公與太蘓像爲之贊曰
吁韓公古遺直洛群枉抵擣斥卧江海鄰鬼蜮太蘓者尚冲寂
其所契猶宿昔公之嚴佛可擊於此士若有得想其人每太息
徵畫圖從故國方明氏今趙德

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西山先生

大樸在德五姓不食強肅相兵大地爲赤果非至人孰拔此湧赤龍魚服衆所不識一顧笑嬉授受以職大功數十半累其力商鄙謂賓彼若有所迹既成乃居爲人所役吾將曷歸比于斗極凜此徽鎮昭臨方國曰仙者流山澤之瘠自冶不豈於世何益惟其英風可冒區域嗚呼先生是曰知易

郭忠恕畫贊并序

東坡先生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更書小字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取乾州司户秩滿遂不仕放曠歧淮陘名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猶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云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綃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

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導酒待之，甚厚。又乃以情言，且致四五素。怒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爲引線，教文滿之。富家子大怒，逐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第子內侍省押班，寶神與舍恩先長驥而美忽盡去之。祚與故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祚與大怒，除国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罰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培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葬於道旁。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蓋戶解也。贊曰：

長松搖天蒼壁種水，憑欄飛觀縹渺誰子。空蒙寂寥煙雨滅沒，邈先在焉呼之不出。

王元之畫像贊并序

東坡先生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常三復其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何之季，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坐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于舌緩急豈可王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憇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點以死有如不辞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顧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焉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寔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貳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至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此其顧公能歎之不能已之荒蕪九原愛莫追之

楊文公寫真贊

范文正公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聖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梓當清近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為已任縣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脩書之高貴歸大手為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壯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天下謂之大雅冠萊人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伐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惄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曰之禡歸陽程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為憂萊公將齋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頽宏議就高文間拂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尊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貞而

爲贊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平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
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雅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
之神

二荊州畫像贊

老泉先生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淮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
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頰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
老誰謂公老其威相相鎮天子之南邦

王仲儀真贊并序一

東坡先生

孟子曰所謂牧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至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
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至三室者豈特後富
之家也哉蓋力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鑑之喬木封殖愛
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謀

殿賓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太衆乎之則
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工公於
成都其後從事於歧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
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搘
三輔又聞公來史士踴躍傳呼旗幟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
去公至瑤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
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
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
莫論及當世事因告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
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輦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顥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維正
懿敏在外有聞如聰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
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寢今子旣陋且寒
絲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文與可畫墨竹贊

東坡先生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基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韓忠獻公畫像贊

陵陽先生

忠獻王歿四十餘年富靖康初元女真犯河其所以過蕭然入湘州傳孝寺見王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某初聞之道路及知黃州王孫詒謫於黃問之信然且出畫像萬其爲贊惟王

盛德非贊所能盡請紀近事以示後世贊曰

蓋世之名格天之績謗之奚損譽之奚益王薨雖久威憺群狄有聞貴風因不心惕曩時契丹覩王之子春蠶茲女真亦拜松梓帝赫斯怒戎事方起願持此圖以靖邊疆

東坡先生真贊

濟北先生

非儒非隱非世出世間不可以繪繖亦不乘風雲而上天何居

乎猶心醉經日營晦既迺遙平濤瀨忽焉橫杖枝昧而等蘭鶯
鳳之音猶在耳而人固已反乎無在也

東坡先生贊

姑溪居士

東坡僕人岷峩異稟道曰而外弗類斯擅有繼皇皇期之莫抗
其正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諺聞已儻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叩時惄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
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於我何怨
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東坡贊

木鳰先生

四十年來捉塵尾世人欲殺故當爾海竟昏天了不驚聞有真
丹汝駿齒

蘇子瞻畫石贊

編脩劉公貢父

子瞻畫石突兀旁磚廉校深重可以掌摸公爲予言我非有師

意與神會自然得之或十日不成或一揮則就既日得之何暇宿留公誓不畫鬼爲約發興自余軒檻擺落与公神交軼出區外鬼如公何念公無悔

東坡畫贊

內翰洪公

出之傳先生者多矣西湖之容少以澤儕耳之狀鶩而瞻鵠城之簷帶障以胸雪堂之野清英而粹和皆彷彿其近似曾未足以爲東坡也是出于蘇氏之廟宜取明無差矣至其道德文章瞰如日星萬世而不磨有蓋不在天丹青之堆砌

新刊 國朝三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九

雜文

贊三

黃門贊

木鷹先生

從得鱸魚猶是怪賦成鵬鳥不爲凶惡間小陸行藏事盡付畫師模寫中

劉道原畫象贊

并序

後山先生

是非賢否一出所同既久則反豈同時皆愚而后之人皆智蓋利害好惡出焉則毀譽不得其正以是而言則前私而后公也漢之人謂公孫永相爲賢汲黯爲贊至予今則公孫謾而汲直謂公孫永相爲賢汲黯爲贊如此廬山劉道原豪傑名節之士黯之流者以義正利以直正曲各言特行別折是非白黑然疑不貸如權衡度量如水之鑒如火之度既不可欺以私又不得逃其目雖一時貴權氣盛勢力排山倒海不置也死生窮達不到其心故終其

身亦不變當道者之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
幾而金慕歎詠廿生之晚也更千百歲日遠日公則宜如何也
耶雖然武帝奴胡衛大將軍傲丞相而敬黯淮南諸子其然漢
至不沐浴三十年獨畏黯不敢發又爲之漫謔其君臣相謂丞
相可說大將軍雖不可說蓋可刺也至黯復不政刺則其同時
固有知之者矣其所謂難以其不知利尔利非黯所知也丞相
則知之矣故可說而下也道原遭時承平故其効莫見雖然小
人之爲不善蓋有畏而不發者矣其補於世豈少哉紹聖四年
春過巨野佐有義仲者其子也始拜其像而嘆曰晉人有六廉
閭雖千載凜有生氣曹李雖否如九泉下人士雖後之其何恨爲
之贊曰

孰若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易校後前其剛斯何寧折不辱
甚直斯何正人如已賢則過之有張不弛維利不蓄不侮不畏
兒不踰中氣蓋一壯維死不忌子立特起黃范司馬既寂且名

自是以達况茲其人載之下凜然坐其生載之舟青蓋承閒
與古爲徒家有玉荷韞櫳縹緲光氣穿力餘力游藝妙鑒處頭
何爲如斯以其質故

龍眠居士贊

木鷺先生

山谷贊

木鷺先生

卓卓涪皤水月一境枝思天淵詩有筆陣洛陽紙貴慈恩蔡盡
碑昭四裔屢病戶外蟠不能拒輒對我困欲眠了汝三昧

王定國貞贊

東坡先生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
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
皆其膚也若人者赤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

東坡先生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石爲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
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將仕將隱者皆不知

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李端叔真贊

東坡先生

湏矮之舉然眉宇之淵然披脣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
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烏平其
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兩之雲以抱其全乎抑
將游戲此出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濂溪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絕文直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會其絕全天理之揭聖文淵源

伊川先生贊

南軒先生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兩立德循循有歸

羅浮二賢贊并序

魯國先生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霸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

而不知有道開蓋椎川既爲鄧岳所留居山燒燬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唯日食細石数百粒无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而考陳郡袁公雖作道開贊然宋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書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於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江左日西无復德耀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岳細兒處仙餘黨豈識知之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識去留所就者大寧並其小吾與岳遊如狎鷗鳥

右贊雅川

世人茹桑剛則吐之趣抄爛飯口如牛吼至人忘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嚼助餅北平飲羽出於开心食石之理於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厲其齒

右見道開

吳太尉畫象贊并目

高隱廩士

故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敷海郡開國侯贈太尉興國吳公敏功之先君視公一人行也元豐中敏功猶及見公於巴陵後公沒三十年見公之子朝請郎克礼於漸江人復拜其遺像故為之贊詞曰

不患無位患不克施吳公築名盛矣其時委茲小官發跡剛健乃曜言路其德井井盡言以微敵已猶病不病不違惟石之聖人咸公正不曰吾正吾正厥后而國斯定莫大惟節莫剛惟玉吾守吾節孰華孰貊豈弟君子壯哉其光與國咸休曰駕不忘歛在斯莊激懦斯強至者欽哉公像在堂

夏輔道真贊

高隱處士

動中兗靜忙裏偷閑窩形宇內縮手袖間且以効少林之面壁五柳之門閑

先公畫像贊

西山先生

康節之子受古學曰先天遇知已於平生曰文忠文正正獻忠

宣當紹聖大吏欲賊善類面鬼心豺虎也力挽公而不前書十年以諭宗寧日食星妖之政發弃賓丘驗於後二十年所臨之民名男女配社櫻於公也未嘗姑以為辭忠信端亮有言可傷善與人交或面折其過衍織衣不襲橐唯束書赴令急雖甚受而可捐有一於此世咨其賢公躬盛德或幾乎全謙下取損不自侈大若空壳有焉其亡也李士大夫相于家文其悲傷者大著於簡編其葬也罷市輶春枝老携稚流涕挽車者屢廢里而後先永相以公不起聞天子為之慨然恩以密章制錄厚祔袁榮手九泉也

公鑿子寶贊

東坡先生

東坡居士曰維公鑿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廷柔而中健武頃人益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寒暑有不可勝者五也

錢買壽聖院寫真贊

范忠文公

余既致仕之六年熙寧八年也自京師還成都逐遊義賓攝登覽之勝先是出賓禮奉如者議余為壽聖院之閣記記成而未至則奉如已少去及余來其徒在慶圖余像於閣之東媚李自贊云

人安爾除我則退居人尚壯少我則老夫縮揭何如懷金紓朱杖屨荷以高冠大車我之處世如此其迄而歸見我勤勤渠畫我佛祠寄畫堂都取我自贊音聲春蕙

自作序

姑溪居士

似是似是則不是縱使擣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寺惟時雄時曰時愚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子指出蓋厚故游哉聊以卒歲浮沈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况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直事無一向雖然覩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迥有千般思筆下元無一點塵自晏頑冥一村石忽然今日移精神

自寫真贊

穎濱先生

心是道身是農夫僕入廊廟遠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
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了翁自贊

陳了翁

出出汝何人眼在眉毛下明月相隨万里來何處分眞假問著
抱無言有口終無虛荆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

自述

木鷗先生

欲置之巒巒兮心神氣甚銳與其攀緣欲負巨軒冕兮則高視
闊步脫去拘牽量雖褊尚可容卿百輩輩雖拙猶堪倚馬万言

廢博齋塵御風冷然蓋所謂不夷不惠而處乎木腐之間

自扶吳

玉臺王公

丹青染成此急色視聽寂然此名爲空色空頃非真空自在惟其有之是以妙之

新刊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九十一

雜文

懺諭

招復流亡戶口檄

木鳴先生

哲王御時寧無凶荒水旱之變使耆卒職當有選定安集之勤
惟茲幽奧之邦最享富強之地人淳而毅懶俗尤存僉且圖
憂患尚在嘗河流潤下或雨露適時則吠大鳴雞自鳴安於
土而遺秉帶穗可波及於窮民輿陛下縱覽之初遘此等朕
之始徒然沉馬跋漢武之德襄特不受牲函周宣之文其國首
輕震聽採留袖股肱之臣項背相望既優直以儻力又倠種
勸耕科簡老羸趨遷米粟入倉委天意惻然凍餒之民已生
死而肉骨流離之子復肇義而漸仁况喬木之陰未遠而故鄉
之蹄可染推尔婦子招尔親朋辭抒袖既空關活葬於久廢

即臻富庶勿憚劬勞今則朝廷第奉恭裕已郡縣悉知上意將
明治偏奔走靡遑尚恐愚拙之舐未諭招徠之惠聊頌撥語必
信毋疑

檄蜀文

唐恭愍公

契丹金人犯順都城戒嚴已逾半年目子區區憂國之心不
遑寧處昨於正月十三日差兵士魏俊李超間道賈書寧累
至四月初二日到京特補官遣回尋令賚狀據本人稱金人
於四月初三日盡離京城邀致

太上皇帝及

嗣君皇帝並渡河前去聞之駭愕痛貫心肝血淚交流仆地
自懼號天莫訴再加審問其言京城惟是搜括金銀土民如
故四月初五日

元祐孟太后垂簾聽政

康熙六年正月總天下兵馬見在山東赤口奉迎即是祭廟社
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然

兩宮去駕蒙塵冒難凡爲臣子義當如兄

太上皇在位二十六年改過不吝備見罪已之詔

嗣君皇帝寬仁恭儉天下歸心今一旦播遷万里彷彿而中外士大夫無一人効死請命以盡臣子之節者豈不爲方母耻哉近承夫下兵馬太元帥

康王府移文經略范左丞令檄其歸路奉迎於霸此雖將帥之任所當勇爲凡我守土之臣豈可坐視王辱臣死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日某破病怯懦不能被堅執銳身先士卒以救國難亦不敢偷生忍耻苟延喘息以爲身謙不量小已輒欲率諸路守臣各優備礼物奉表前去大金國請迎

蓋冀其捐軀冒死躬造絕域瀝血報請況我同志宜鑒此心
益爲之所母躬後每如有忠臣義士願一管身同往或傾資勸

義各赴所屬具柬期以兩月決定一行念我

禡宗不德孽逆有一百七十年必有忠義慷慨以徇

國家之急著演至移文

牒請躰念國難族裔流亡仍希公文回示謹牒五月

一日又小贓子上件事理如蒙孚察請差人赴京兆府會集仍先希公文回示

諭幽燕檄

魯國先生

我國家運齊漢室強弱萬物際天所覆无不統勝虜海以還來
皆臣妾指凶生於壽域猶蒙幸於聖運惟恐叔允之齒得而凶
州之域鼓力屠肆俱懷義列之庫擊鏃行伍成有英雄之氣
因李晉割啖孽胡激功一時貽禍方其名宗全姓家為異域之
人奇士秀民永矣先知之俗夷閭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
作李陵之胡服譏詬未改宣志莊舄之越吟朝廷哀矜先草渝

於不化夷刑虜罰唐我遺黎大穢半瘡薰吾故地爰整吊民之
旅不違僕后之情復千里之闊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
墨賊撫益寒靈武撤牙虜脅皆勘孤危之勢頃覆可知儻能用
夏廢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勗鑄無名
之暴歛庶令閭逌復觀太平

諭蜀檄

門隙先生

建炎戊申二月乙卯越二日丙辰蜀人劫王人喻汝彌衝改詔
命方是時王室多故天子狩于淮甸蜀遠服以故遠焉嘻甚矣
於是作檄以諭之曰告西蜀郡守縣令蜀距甸服三千里而遠
鑾輿邈在淮甸又益遠蜀強而無義劫王人標君命而遠之王
人其來督貢輸也劫乎王人擅貢輸也正人以君命至技弱兩
司囊橐之餘祇奉乘輿巡幸之費蜀人迺復慢弃天詔帥厲所
部以肆其不端頗廣州縣守宰協比于尔肥德以奸我王命其
意以詔盜違詔令以偷安不敢違監司以取過擅使供奉公驚

巡幸犒師之具剽掠乾沒是虧是弱謹按明皇狩蜀宮室峻壯
唐祚亦惟吾蜀一二兄弟護存吉德脩享不二今雖歲月荒老
岷山存焉遺家故峯巒揭揭尚在萬一天威震怒親御六師抗威
三秦門罪妖虜全蜀父兄寧不輦食蠻糧以致糗于王師安有
六駢在行更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饋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
之辭乎此治蜀之後生不孰見先君子之故第見旆常車軒庸
蜀嶮遠輒復觀望票然墜天子之命而財利是專繹尋文書悼
心踰骨終以慨念天未靖宋王室未有攸底敢謂蜀人背瀆天經
不師先王之訓而怙強于厥躬又復自念朝廷多艱喟命遠方
尤當錮挈臣節弗敢喧譖蓋謂蜀人矜其不獨而尤嫉于我行
人春秋書凡伯來求金家父來求車者猶臣子之不修貢也書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者大臣子之勤王也
今夫厚迹虧之疾將惠眷于我有宋皇曆此旋行既紫舒而蜀

遠之而大夫志之而輕侮王室而剪其貢職使毋有董狐書焉
管仲征之其書何曰二年春西蜀之大夫勸我王人云尔其征
何曰尔賦不入王師闕供去尔殆將以蜀而尊天子也何辭乎
蜀必自蜀王主于大夫主貢賦王所有君臣之義古矣非聖人
虛名之也以爲有人道焉則宜於此乎謹尔今皆異之蜀之士
大夫旨意得行而天子之詔令不得行蜀之士大夫得擅財賦
而夫子不得有財賦蜀之士大夫名爲恤民而售已私恩而使
遠方歸怨於朝廷之上人主之威柄撓於監司之頑蠹朝廷之
號令奪於監司之枉率是謂指大於股其強在下茲風一長可
爲寒心且諸郡舉事所以撫民者不一而獨謂收輕齋爲困民
諸郡官錢在縣鎮者不少而獨謂收左州庫爲防寇名爲恤民
寔欺人也陽爲防寇宴欺天也下罔百姓仰欺朝廷嗟乎切爲
二三七夫羞之也雖然大夫以王命出進退在大夫若蜀人不
忘朝廷惠顧于我一二無良之人驟馬造門錫之以太禮敢不

事拜惟命今則不遣一介略致詞焉俛然操晝而入是豈春秋之故哉昔者包舌將命督輸淮南小游劫之僅以還死史氏相焉遺臭千古載使人不佞誤蒙朝廷鞭撻而帥職不虔汚壞君命行將束身天朝罪在不赦使人其敢辭第來牒太去豈使人之所敢與哉已委諸此蘇攸從之噫嘻蘇攸萬世志之咨尔郡呂尚其聽之毋忽

本所竊聞華彥夏爲江州刺史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道塗梗斷可輸之洛陽城下以明吾志之不忘晉也復正彈謂邵洎曰汝欲執臺使乎我雖夷胡所未聞也行人不佞誤將使旨若使苟命二酋之間抗身凶暴之際雖流離顛踣有死無二而况吾蜀禮義之邦乎亦惟部使者暨郡守縣令謹修貢獻以輸不忘朝廷之心且使行人不辱吾命免爲天下後世笑侮若群士大夫遂意不移予奪自由朕舒任我而曰我不奉詔我不收買我不貢

獻是蜀之大夫抗節守義不如江州之扈養而行人失職
沉辱君命不如胡虜之僕妾也惟執事者實圖之

代成都帥檄四川文

西山先生

知成都軍府事、成都府利州路兵馬簽轉誠諭兩路將士等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寬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補空爲棧以徃來行者必棄輿駕屢絆扶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万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以下約束敵之來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以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湧之水灌之雖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鱉與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舉勇之士譁然可辦况有如諸君之高

才絕藝卓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悉申駐利糧儲山
積卉候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俾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敵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祕計無以
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爲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
塵羣竊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帥未嘗自列
出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尊安異時論保蜀
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違眾慢令不
以帥之言爲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誠諭諸提舉常平司恤民

魯國先生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
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
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
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置部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
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仰育足以自給汝爲子欲使

民凶年仰歲無流離失業汝鄭子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
汝聽子欲使吏奉法性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
難食赤子開口仰呻嚦歎吏或恬視不勞圭撮民所不欲吏或
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係繫鞭
朴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察必罰無赦於職有弊吏無聲法立
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是至明至白汝推而行之無俾
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譏諷無謂朝
廷不汝聞知朕言維眼其聽無忘

諭士大夫尚名節

學士劉偉明

朕惟先王所與圖治之人修絜雅馴積德甚固初若與世無營
而及位諸朝與寄之民上則不憇而下者仁肅不督而陋者化
通浮銳不待鎮而厚濁墨不待激而清其久也臨大節而不可
奪居盛名而不爲難非盛世之妙歟朕甚慕之今則不然士大
夫或冒沒輕僥阻深不情鶩勢者以詭祿爲壯圖喜高者以養

望爲得策責之事而身偷激之言而氣索其者持之以得喪標之以死生則慨然自失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宜帥之者未至興竟者玩日媿歲因休於末流所謂風聲氣俗者靡使之然歟夫中人之性惟勉乃至微倅之習不可滋長好是正直者福必不罹拂往事者不待頃而廢古之道也其布告士大夫侵知朕意

御杭州軍賊露布

忠惠先生

蓋聞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爲腹心欲其守衛所以作扞王室同禦天災春秋獻俘載于策命當所身任蕭何職旣戎兵當誅不庭以禦外侮乃者餘杭逋卒叛命據城奮臂一呼變生肘腋縱兵大掠禍及擅神戕害使人蕩焚城邑至乃捕太祖而黠面驅士女以守陴念茲無幸刦以阻亂當所顧瞻一舍之近傷悼重圍之寃拯濟救焚其忍安視痛心疾首誓不圖存躬提戈矛率先士衆三軍奮勇懲勵貔虎之師元西就

擒卒正鯨覲之戮仰承天子之威命俯賴將士之協心兵无濟
辰市不易肆已今某月日殺獲陳通等不以賊遺君父已殄
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母志勲伐方觀諸將之郊首肆命幕府之
上功捷布諸州明曉士庶

諫諭百官修舉職事 王尚書子飛

朕惟舜咨四岳熙厥績以亮天工周建六官倡九牧以興邦治
蓋哲王之立政在辟吏之嚮方故職業交修於一時則功名著
見於万世昔我神考規恢承圖躬勇智之資銳意以有為擴神
明之德研精於獨斷遠稽古制大正官名臂指相聯紀綱不紊
核名實以務勤清諫殿最而明賞誅士濟之以卦功吏帥之而
稱職至於器械工巧後莫能及憲章法度粲然以新肆朕承基
邁思繼志率由舊典訓迪庶官今天省曹僉崇寺以益更創都畿
郡邑則師帥之任御史監司則糲繩之權咸所仰成期于共理
尚罕關於實効率競飾於虛名惟計算營葺之私靡茲節首公

之志凡人主之銓綜若邦計之盈虛農桑勸課之宜刑辟重輕
之當漫不底績習以成風或統臨縱弛而不能禁戢於姦邪或
幹治苟簡而无以應辦於羣卒事積不舉今稽閏舛失期曾
旬時委薄書於胥吏朕有化民阜俗之意孰得而宣布朕有遵
制楊功之謀孰從而奉行其何以固先帝鴻業於无穷俾熙寧
良法之勿壞嗚呼百司庶尹三事大夫朕方圖任舊人以政在
百僚不惟相與戮力以各恭乃事文武協濟中外同寅用勤相
於邦家以顯承於文考蓋克明德者朕既勤止則功遂々賞
者汝其念哉永有厥心靡懈于位毋或曠職以干胡刑其布告
百官使知朕意

諭諸邑宰

字文南陽公

某自持從橐至解政機周旋一紀備知累朝立政立事未嘗不
以保息安養黎民爲先務今者切奉宸意但紓郡綱不惟詔旨
丁寧訓以惠養而士里之民皆望廊廟衙譖之舊來數朝廷德

意之新推蒼鶻爲心膂幾惠政修舉諸公蒞官日久於民事必
知本末望亟佐官子細講貫應爲民害及搔擾事件無巨細詳
悉推究小止不須申稟者一面改正不請但為文具仍且劄子
申知因以致諸公勤怠不可專行者一細參酌利害條畫申稟
以憑叅議施行

永州科舉勸諭

由肱先生

某竊以國家詔書取士之意蓋欲蒐求賢才以資時用上則公
卿輔弼下則百僚庶工分布内外以興治道三年科舉之設雖
較一日之長它時建立事功乃有無窮之聞凡世名德皆出此
途上之待士可謂甚厚矣零陵一郡在湖南號為子鄉今古勝
流多嘗至此故士風所競習為儒雅今年諸邑試於有司者茂
於千人比造州廷義冠其偉雖初學如少人投贊陰學
粲然守觀士鄉之稱信不虛語某區區之意尚有希望於諸友者
願先儒夙夜訓誨謹後生務遵修學檢祗畏鄉評整齊衣冠

出入場屋使儒風之盛禮法之美不愧傳聞庶幾上副朝廷求士之意其尖才無能以游庠序及為太宰博士數預考較每見太子士人群試真率元唯皮紙濡筆之聲寂无人語前輩有詩大無誰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蓋謂此也皆以揖遜相先以起居相問凡取士之數固已有所定額雖未必盡中前名然皆不失為名士而某忝守士鄉歸居皇闕之下道來陵之盛亦預榮幸輒此布聞少音蔬慎

仲道諭辛存

東溪先生

君子無所用其諱然不得已而言必諱然後訓渝流俗者非以伸己蓋伸道而已故曰仲道諭

昔東方朔作答客其後文士相倣各著一篇考其文辭其旨各異若班固之質樸張衡之應問郭璞之空傲雖設詞自通不顯之憤悱然尚微文見意未敢眉眉生利穡甚者有馮衍之顯志曹毗之對儒首以訟其名位不充其辭乃幾於巧許至於崔駰

之達言恭邕之隱誣雖不免於近名然率以恬夷自居頗異諸子若楊子雲之解朝皇甫士安之釋勸其將去世味誦之使人有世外情吁可尚也夫以韓退之之賢作進士解其名雖若皇帝於仁義然其實以諛執政而苟速進果用是以得美官矧其餘乎然則士之恬於榮利之難其人哉余廣覽前人作伸道諭將以矯枉疾世故雖激而不能自己也

東溪居士結蠹幽僻注微榮寵音月墳猶體痺而不知倦心游而無所息家苦貧戚足不自憂戚方且濯漱水以詠古倚疎篁而披策志大言闇神黃氣逆灑九命於微壘咽八絃於獎席務高貪得恬閑自適有仕進公子慕勢之徒赫赫驕氣揚揚僕夫長捎曳雲紫駒馳而靖節之衡宇顧孔明之草廬入不待報楊袂堵除頹見居士編蓬之間環堵之室童頑不能壅門客至無以命席志憤且厭失聲而啞於是仰而嘆俯而思若有所激渺遙而致辭曰蓋聞士之處世如賈營市水陸多積有無畢備

豈唯囊物以固藏蓋欲乘時而取貴今先生採六經之妙鉤百
氏之微上窮古初下訖聖時道術多目方區異岐馳縱驚駕橫博
聞廣師數盡開混沌根東支離弊病攻蠹牧英嶺奇書勦大已來寸
長不遺煥爲文章三辰發揮傳不至於浩蕩以雜潤精不失於
輕單而近醜序事則遷固平揖麗詞則淵委氣袖闡輝衍餘
詠歌佐之筆陣所鏗躍中紛彼萬象不能虛其殼四時無所遁
其機是則先生之於李可謂貫道而詳事窮理而善評矣然而
僻修經濟之大猷工製混雄之妙作不追當世之好自立一家
之學酌釀者人以爲古典雅者人以爲朴黜華靡者以淡刪虛
無者似略多引傳記李者不解其義不以釋老有司何由而擢
是以務大而不適近畜多而無所施三舉賈書兩黜禮闈空抱
不時之貨自珍難售之資進不得綴名於先進之版退不能貽
法於方來之規人嚮我背衆行獨違弃利祿之頭庭趨孤窮之
澹夷耕獲不充妻兒之饋桑麻不給寒暑之衣方務高謝城市

甘足枯槁弃禮滅法眠雲藉草崇禪槩以矯時遺俗塵而寄傲
出處之節有志所不蹈也愚聞之急於速達者不可跋涉迴之
路苟於衆聽者不可操恬淡之音故改轍而趨發奚之善焉更
張而沈趙璧之良琴先生亦曷园方嚮圓釋古以今在俯從之
近望回長往之遐心例進厚顏之策雷局下但之吟此圓機之
士所以容易而懷金不已榮哉居士驟然而笑曰昔豢龍氏牧
龍于郊鷙鼠在焉鵠將啄而食之懼龍之唱其裔赫赫而作聲
鵠欲舉齒而觸龍豢龍聞而笑曰我豈甘於腐者哉鵠既失之
鵠亦未為得也士不造乎道則已若稍涉其深則行已之迹豈
一端而已哉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毋固毋必能規龍矩怪爲之
序以德爲元德不足則求於功功不足則求於言三者雖異以
李爲地景下不李而亦名位上非之士無取不通沉淹愈久畜
積愈豐地載天絡海深岳崇成名不啻游夏茂烈可以致龍然
且脩其天無求其人明其道不計其功以退爲進處賢君庸鵠

鶴殘鶯雲蘿孤峯高臥耽世潛聲隱容天子詔而不起公府交而不從萬乘侍爲師表羣儒仰爲宗工其或闡道經論拯時仕宦等霖雨決紀綱倚辨論事則當食借筋草文則史書脫腕角巾指顧復游社之七十羽扇雍容破肥師之百萬用捨係國之輕重言動歛時之理亂才未盡而引退功不酬而壅怨雖丹陛之垂襟涕高情而不面用全始終之義鮮煢滿盈之謹卅道交喪才能卒全養高爲鉅躁進爲賢勿詩書而捨正圖功利以從權足未附乎閭顧之堞身欲差乎鬼董之有經惟射策乃務習之非別未嘗睨焉辭惟汝科乃益工之否聊未嘗試焉覩避隱諱以希合焉觀望嗜好求速售焉假計夢代編錄私挾蠅頭栗粒非已出也于請求謁假親對易苞苴報謝非公薦也門生子弟相委寓也命題授意相取芻蕘也庠者以私情而授未達能者以餘力而釣不能擴截仕路交相比朋淳樾芝蘭之室璽契祀梓之林爲俗流之歌羨取君子之排憎平否布衣鼓頌正直一

顯仕版。抑固諛色異已者。雖伊唐必謂轂卓。咄咄者。雖楊季號。

爲契被仕俗。蜂競權門。市合以奔競爲巧。以方舌爲迂。以跳梁爲智。以懷道爲愚。含哺之子尚無不仕。則天下安得而有需。昔柏詔竊丘猶謂天下咸有肥遁之士。而愧已獨無乃強皇甫以充之今赫赫。

盛朝跨隆平祀。而四里無逸民。山林無隱士。

則奔競之風亦可愧矣。爲矛盾者。又將攻吾以朝廷有道。野無貴賤。又安用乎隱。爲然則區區之說。不免爲詭諛者。開其隙罅也。夫出處之道。雖系多士。而國之大命。實寄於斯。故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則人君孤立而任使之力輕。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則風俗苟貧而廉耻之節喪。任使之力輕。則無與有爲廉耻之節喪。則無與有立。無與有立者。乱出處。在彼而危亂。從之謂為國命之所係。不是過也。知處而不知出。其弊遂爲任使輕。故伊尹放之以任知出。而不知處。其弊至於廉耻喪。故伯夷放之以清。伊尹伯夷非病其負於一偏之也。矯時制。

行所載者然爾貪慾之風躁妄之俗亦無甚於今日者吾不知誰爲伯夷也子晉是風狃是俗由奔競而苟得不自知其說我又將振而矜之譬猶處極之蘋荷瀼瀼之姐父安于污嗜以爲潔而不覺傍人之擁鼻歎且以人而榮必以人而辱由勢而貴必由勢而賤榮辱貴賤相爲昏旦子重儻來之寵祿而輕固有之德義厚真貧乏之梁肉而薄藜蕪蕪之文旨其勃甚矣吾聞返愧之香可以活蛇然不能止躁者而使靜却老之餌可以變白然不能齰述者而使覺慙觀神饗之品恨吾一無以爲子樂也昔者荀氏反覆於義榮孟軻丁寧於天爵蜀莊自適於沈冥楊子甘心於寂寞何休坐銅而訓解士安託疾而製作望雲失科而論撰史雲弃史而游學樊誠有意於前哲未能捨此而從若於是躡桃推之其脣齶拔何點之酒鑄耕食子貞之昂谷休居夢遠之林泉月食四斗不拜謁而日給圖寫六人不結交而德聯未嘗眷目以隨鷺不至載輶而免官體俊士之不嫁隋先生之灌園所樂

者此而終天年子姑退矣吾將憑學寄聲青天緝與居士屢白
雲而略眠

歐陽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一

雜文

題跋一

黃氏易圖題後

石室先生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穹崇廓遠幽玄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約以承其說旁渾混淵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堆合迂就往往於耑末亦自整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大審而尚鑿者欲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溫以効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強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柰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閑識甚深尤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之辨翕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

終始出入无一詩謬如瑩之聚斗如輶之擁轂循睨雙指不失
倫類復撰明闡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
以沫沒之意磨神晴袖鬼韻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出求
此題述試為道其大氏出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巘然若粉
墨界盡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
酉孟冬望日墨君宣書

題蕭竹仁大學篇後

范山先生

孝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物物固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
形色之具於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軀物
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
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万物
之情質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

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无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此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矣矣是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孝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築而進矣欲在其勉之哉

題郭舜與夫子十哲像

西塘先生

身生千載之前而心存万古之後處身璵碧之室而道周六極之外生死无必而致之必窮達无必而行之必晚周而來一人而已宜乎窮天地譙寰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于子之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觀所崇嚮而知所存矣

題樂毅論後

穆章先生

子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癢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
无過墮鶴銘隋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迺作小楷
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无以
應之固知書雖恭馯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范巨卿傳後

姑溪居士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况託死耶凍凍若人至今尚
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余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真存志
於是者歎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
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勤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
論商榷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
思道而發之也

題東漢官者傳

斜川居士

先王之有天下貴無事而賤有功以為功非盛德之事也兩之
為功也以享食之為功也以飢藥之為功也以疾夫不旱不飢

不疾物何自而爲功哉雖然君子之功則庶幾焉小人之功禍亂之道也雨止於濟旱食止於已飢藥止於已疾君子之功也雨至於淫食至於饑藥至於過其傷人多豈非禍亂之道也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家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嗚呼小人有功亡無日矣苟以言之止功而賞不足則怨懣則亂賞稱其功則驕驕則專君將不堪則圖之矣然吾又與小人謀去之其禍則又甚矣勝則權移於人敗則身任其禍卒之於士也吾觀東漢之季始喪於宦官終喪於權臣何也小人有功之患也鄭衆以竇憲之功顯孫程以立順之功奮五侯以梁冀之內逼而中常侍矯殺陳蕃竇武遂檀國命非大翦戮之無以謝天下也而袁紹之慟小人之功使董卓除之宦官少衰而卓熾矣流及崔汜之閭曹操卒以勤王之功代漢豈非小人有功之過歟夫唐亦然自謂代以承古人典兵雖無四夷之功而有立諸之私至謂天子爲叫生天子亦自

德之曰朕不忌爾援立我也其敢忤之哉故剗李述之變韓全
誨之迫有自來矣而崔漪乃以朱全忠陰之全誨死而唐亦亡
矣天下之權一耳不在此則在彼吾旣失之矣不假手於他人
何自得之哉然其人能曰取之而復以歸我者蓋鮮矣故權之
移人亡形成哉蓋漢唐亡於官宦非曹操朱全忠也夫以刃
決雍蒙生之至死得不死於雍而死於刀比興幾何陽虎欲去
季孫不克而出魯之福也使陽虎有去季孫之功晉之國政微
安歸哉其廢於季孫也必有甚焉昔趙王倫以滅賈氏而至於
篡齊王固以謀孫秀而至於專其餘諸王更相屠戮以溢威福
卒貽天下之亂晉由東徙小人有功之禍也如此可不畏哉

題蘭亭帖後

浮休居士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尔求一物可乎高宗跼足
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
更欲問目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

再拜哽咽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立堂其後昭陵累經
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未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費
入京師至太康縣直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賀錢於民間而去今
不復聞存沒王欽呂云支機石子嘗見其園可方二寸不圍微
宛政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
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爲哉至此與夫富民
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

題陶淵明詩後

濟北先生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
落每變而無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碱硃之於美玉是已
然此猶在工拙精漏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黃陵日見東坡
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深明意也采菊東籬
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滴舉首而見之故悠悠

志清趣閑而寥遠此未可於文字精務問求之以比穢玷美玉
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是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濟光先生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迺疑於神張良觀公孫笑
娘羅劖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撲工技
出守知變通者少而繪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之事中
惠曉子言使集冥道玄闕今韓幹魏質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
子之筆爲白蓮社圖甚似

題李白詩草稿

豫章先生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
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
如此余以爲知言又觀其草書莫類其詩弥使人遠想慨然自
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
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題納川圖

豫章先生

王摩詰自作納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歸歸

題樂天詩卷後

豫章先生

營丘王聖涂守忠州其治民事如瓦丁之解牛其摘吏贊如庖廣之冰凋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好鑄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狂舞醉其餘余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余欲粲然一笑於其間而不得也

盧杞傳題後

石室先生

盧杞少時已險商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爲虢州刺史號有官猪三千杞因奏言猪患民甚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村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

章事異乎哉祀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仕者於古幾耶蓋嘗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能有以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矣就以避天下之大諭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矣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詰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於海內之望者旣審矣乃置之嘉廟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重神機宣靈謀崇固方壯大業而北鄉無禮之休烈乃當然尔今祀皆不然獨以猪爲嫌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頒替壤爛鱉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祀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先乃先以其兆示人謂祀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中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祀很躁穢蠻類猪故以猪發其身噫祀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

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恆矣

題正元詔書

錦屏先生

正元詔書雖臨本然氣象固在當時書史能爲之固知善書多矣非雅好不凡者訖能藏去也吐蕃寇邊得逞於正元間平涼之盟遂墜其計中然馬燧渾瑊皆失於事者何偶失於此邪渾令公僅以身免一時陷沒戮辱者以千數百人徒可耻也進朝者頻被獎勸有徇義勤王奉國志身之語定非碌碌者而史逸其事無以按攷惜哉

題韋蘇州詩

陵陽先生

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蒙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蒙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小其比又以晚節把筆率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半本

絕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其豪氣未除，就令見之，未必能愛。乃知李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歐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題杜子美八仙歌

狀元何公

五月既望，予病初起，支離東臥，抱膝危坐，假寐而夕鳴蚊遠，疑端蝠雅響，或見金樞放月，流光溶溶，照入牕戶，几案卧簾間，僅歷可數。王隱子搘衣欣然起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李謫仙歌，益歎月之高興也。董風南來，襟袖冷冷，須臾慕然庭木，掀萬子復浩然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陶淵明自號羲皇上人之清歌也。有如此月空齋如水，亦然。歌酒以侑幽雅，乃發嗟。取杜子美歌中八仙歌，讀之，且以酬一時之興，而補歌酒之缺也。諷誦數四，固曰無倦窮繹，辭意知子美叙此八人之飲酒，否亦自有証。

次夫酒徒醉客寄懷於盃酌間死生利害榮辱是非未嘗係累
於眉次古人所謂得全於酒者也劉伶酒德頌王氏功醉鄉
記言之曰若賀老人能飲乃所謂德全於酒者乎此非士人之
所能及故子美首歌之曰知章騎馬似乘船眠花落井水底眠
則知其死生利害是非榮辱或前不擇而后臨之也雖七人之
皆得於酒而未有賢如賀也若夫高談雄辯乃謂不善飲者將與
古罵坐者等蓋非獨最後之讀之百過若飄然斯人相從
於樽俎間蓋實有慕於斯人之伎也半夜漏移雲高月轉風定
籍息含策酣寢不知大分別東方之向辰矣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韓魏公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
相欲一觀而未得每條篤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住
而游焉向少大誣予余自是嘗與惟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
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

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枕家見其所叙述覽之勝凡山之諸峯皆品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无不具載而固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餘真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羨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帥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題江南李後主書

浮休居士

右江南李後主書雜說數字言及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以非筆跡所為者歐陽永叔謂頑翁曰公書此直方重如其為人若以書觀李主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然一何柔弱骯髒之甚也孔子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夫而猶不能知其心况以字書而揆人者哉

題 太宗皇帝御書

豫章先生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秦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歎其筆法入神品中外書輩不能出其右仰觀莫不驚嗟大不可誣

題王元之文集後

陵陽先生

故翰林王公在貞宗朝典知制誥謫守廣州至今黃人思之立祠於李文承天寺余靖康元年再除中書舍人左遷應天府遂謫齊安至郡三日拜公之祠則已遷於城外安國精舍訪公遺迹略无在者唯竹搜僅存耳父老言異時以公黃州所著文章刻為版本藏在州庫間諸庫吏亦不復有余慨然太息即曰符郡復修祠堂且求版本俾重刻之會移蔡州不果公之道德文章余雖不敢妄議萬然百餘年間自書命守郡實繼公後紹興元年寓居洪州知錄事公之裔孫也出示小畜承明二集謹題其末八月九日

題清獻公畫象

石月先生

公冰雪之潔播聞天下指紳士夫咸知仰重清獻其稱矣夫予
李古人而未至者也少年日不及一拜德容今韞遺像非特致
敬又有勉焉大抵清德天地人物皆然星月浮空微雲翳之則
昏源泉在谷塵埃泊之則濁水鑒玉壺溫陽暴之則釋若乃清
德在人世更不能移貧賤屈辱不能卑富貴利害情慾不能撓
人情所甚欲者略无毫髮可以攬拂吾胸中其為清也不亦至
乎此君子之清德所以為可貴也本朝文明之盛鉅公名獨多
矣惟公獨其真名豈非清德与人同所以為清者與人異乎其
同也其異也吾年將百老亦甚矣智不足以明也後之君子必
有議其矜焉公諱下字閱道三衢人也宗盟襄公立朝忠嘉尚
四賢同美載任國史人自熟其姓氏

題文正公与雷太簡書

錦屏先生

太史公謂伯夷叔齊虽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爭駕翠附驛

尾而行益顯信哉雷太簡以高節聞於時得從文正公游而公每以高人呼之則太簡之名滋不朽矣

題溫公布衾銘後

淳休居士

軌布衾而求溫公之德亦何異持筌坐水濱而待魚者布衾銘紳名義方與百三軸皆溫公所書有趙大觀公休政韋翫思自元祐丙寅至于庚午不五年前二人相繼而逝墨色如新而去三屢歎

題坡公樹石圖

錦屏先生

淡墨擗筆點染利那而灌木槎牙頑石皴散意象皆盡此山谷所謂道人所易畫工所難也嗟夫其人騎箕尾而比列星矣以圖乃潰落人間者自傳詠蕭愬律畫竹云從今此竹尤難得彼謂畫也此非獨謂畫也

題先公字後

斜川居士

吾先君子豈以書名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曾子而

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無媚之工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王原故時有一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李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頤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為匪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為夸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乱十七八九矣烏乎皆書之不全也陽春白雪之歌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偽為直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為世所欺可為大憇而又有妄庸者居其間曰謂能是正其非強誇大言反以真為偽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正石俱焚是重大不幸也過侍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要年字沒其華而成其實如太羹玄酒朱絃踰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為歲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為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為非至有

以為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謬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為流俗痛哭過謹書藏于家

題邪說論

龜山先生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竹諫省諭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太廟諸生董閩王氏之李文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頤李光論馮澥

南軒先生

臣伏見百僚上言推尊主安石為名出之字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散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微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解
誠齋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生議論以
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為
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妄而無識止緣崇寧初有

湟鄧棄地之謀為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方
道究其李開誠為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
皇帝大有為之日創制新置三司條例司馬光爭論神考
之前因述英閣准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然不變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文良滋殖神宗自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
武帝用張湯言最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
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
任已能非却眾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
鎮呂晦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致仕以
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時頃邪小人不畏天下之
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下
令為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歸除祖宗法度

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
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學之說掃未習之蔽躬
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章者士
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聞
之平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朝返以
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屢
甚不忠熒惑主聽大臣陛下察其面邪洞昭謠讐特賜眷
斷罷解諫職斥使戶外黨臣所論未回聖慮臣亦不敢復
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
惶懼切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

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浮誣亂舊章至
今日可作一詔付吳并

日拭劍見靖康輸墨奔雁痛哭不知涕泪之橫流也切惟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奸凶相承馴兆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益發反而如馬縛輩猶敢封殖邪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爲國家見惡如獲夫之務去草薙芟夷翦崇之絕其本根勿使非道則善者有信矣正誤國之罪推原安石所謂及其本根者然興詔書有曰刑舒禍本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太常拭拜百謹書